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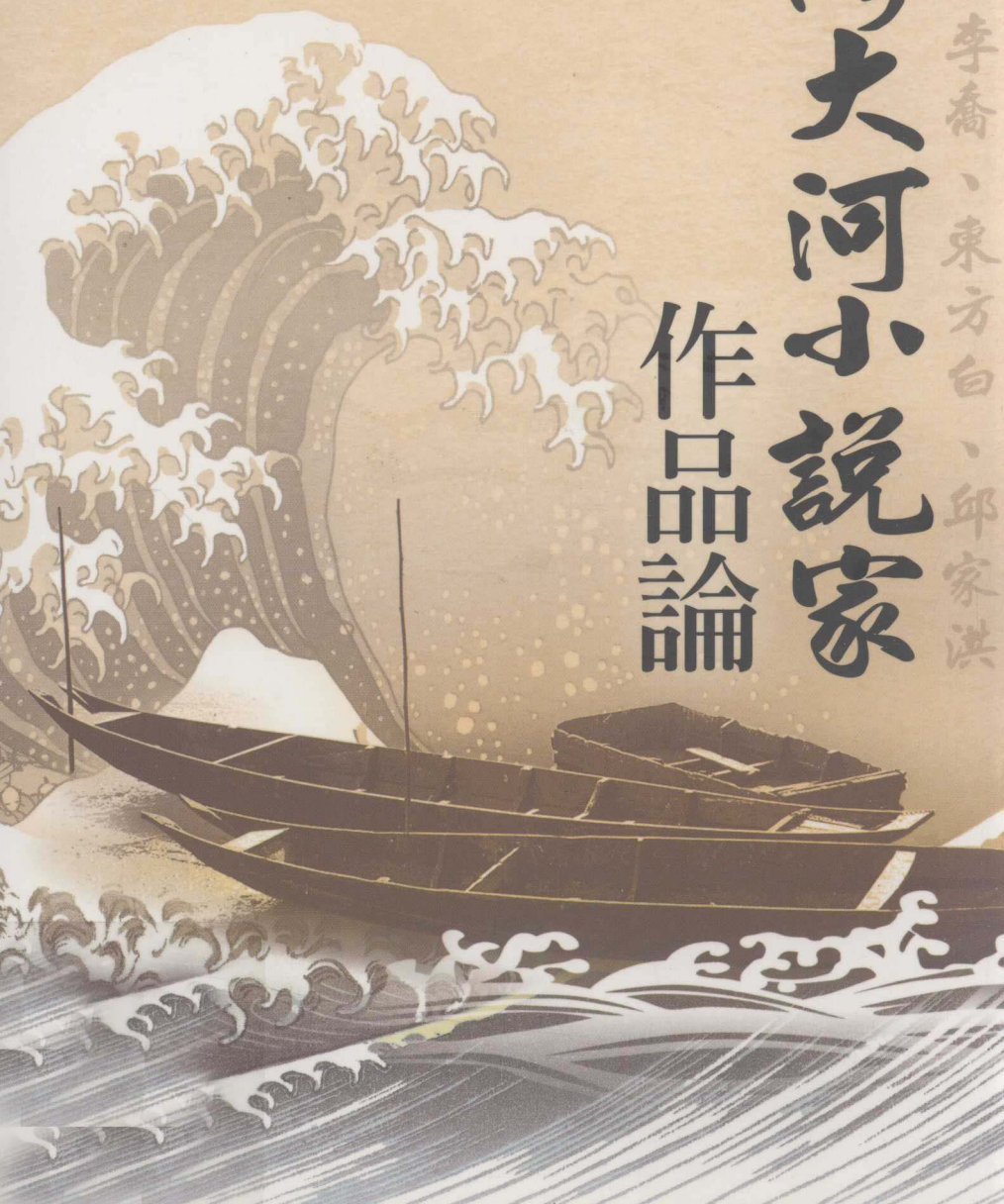
前衛出版
AVANGUARD

歐宗智◎著

台灣大河小說家

鍾肇政、李喬、東方白、邱家洪

作品論



台灣大河小說家作品論 / 歐宗智著；-- 初版. -- 台北市：
前衛, 2007[民96]

272面；15x21公分

ISBN 978-957-801-531-9 (平裝)

1. 台灣小說 - 評論

850.32572

96007747

台灣大河小說家作品論

著 者 歐宗智

責任編輯 黃嘉瑜

美術編輯 方野創意 周奇霖

出 版 者 前衛出版社

11261台北市關渡立功街79巷9號1樓

Tel: 02-28978119 Fax: 02-28930462

郵政劃撥：05625551

E-mail: a4791@ms15.hinet.net

<http://www.avanguard.com.tw>

出版總監 林文欽

法律顧問 南國春秋法律事務所 林峰正律師

出版日期 2007年06月初版第一刷

總 經 銷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

台北市內湖舊宗路二段121巷28號4樓

Tel: 02-27953656 Fax: 02-27954100

©Avanguard Publishing House 2007

Printed in Taiwan ISBN 978-957-801-531-9

定 價 新台幣300元

台灣

大河小說家

作品論

歐宗智◎著

目次

自序：台灣文學的歷史長流 5

第一輯：鍾肇政

- 塑造台灣女性勇敢熱情的形象
——鍾肇政三部曲小說中的銀妹與奔妹 11
- 《八角塔下》的異族愛戀 20
- 本土小說中的族群情結
——以《怒濤》、《埋冤一九四七埋冤》、《浪淘沙》為例 27

第二輯：李喬

- 複雜多面的人性思考
——《寒夜三部曲》的漢奸文化與異國情誼 40
- 台灣女性的自我發現
——《埋冤一九四七埋冤》的葉貞子與鍾瓊玉 46
- 小說哲學的建構
——《藍彩霞的春天》的象徵意義與反抗意識 53
- 禁忌、荒誕、意識流與象徵
——《李喬短篇小說精選集》特色 59

第三輯：東方白

- 《浪淘沙》主要人物結構及其身分認同 66
- 《真與美》和《浪淘沙》對照讀趣 94
- 都云作者癡，誰解其中味？——看《浪淘沙之誕生》 97

- 《真美的百合》結構語碼探析 108
- 東方白小說中神話與傳說的轉用及其思想之呈現 139
- 仙鄉故事的時間概念——談〈浦島太郎〉和〈棋〉 162
- 史實和想像的融合——2005年度最佳小說〈頭〉評介 167
- 豐富多元的象徵意義——談東方白的〈網〉 173

第四輯：邱家洪

- 台灣民主發展的縮影——綜論《台灣大風雲》 178
- 公理正義與現實功利之對比——《台灣大風雲》的人物塑造 184
- 可悲可嘆的台灣人——《台灣大風雲》對投機份子的批判 191
- 超越絕望之愛——《台灣大風雲》的異族愛戀 198
- 保有生命尊嚴的氣概——《台灣大風雲》的台灣意識 206
- 《台灣大風雲》的土地意識 213
- 《台灣大風雲》的女性意識 218
- 《台灣大風雲》的文化語碼 224
- 《台灣大風雲》的人生哲學 228

附錄：《台灣大風雲》敘事大要 231

【自序】 台灣文學的歷史長流

所謂「大河小說」，由字面觀之，當有巨大、深遠之意，台灣文壇耆老葉石濤以Roman-fleuve為「大河小說」的語源，¹他說：

凡是夠得上稱為「大河小說」(Roman-fleuve)的長篇小說必須以整個人類的命運為其小說的觀點。要是作者缺乏一己的世界觀和獨特的思想，對於人類的理想主義傾向茫然無動於衷，那麼這種小說就只是一連串故事的連續，充其量也不過是動人心弦的暢銷讀物而已。²

這是針對作品的主題思想和作家的素養所下的界說，也就是

1 「Roman-fleuve」是法文，Roman意指小說，fleuve則是向大海奔流的河。而法文Roman-fleuve最早的意思只是用來形容長度滔滔不絕的故事，並沒有特定文類成規的概念。到了19世紀之後，Roman-fleuve才被拿來對應指稱英文中的Saga Novel或德文裡的Sagaroman。以上參閱楊照〈歷史大河中的悲情——論台灣的「大河小說」〉，見邵玉銘等編《四十年來中國文學》（台北：聯合文學，1995年6月初版），頁177。

2 葉石濤〈鍾肇政論〉，《台灣鄉土作家論集》（台北：遠景，1979年3月初版），頁148。

說，作家必須將其對人類命運思想的觀點傾注於作品之中，方能成就其為大河小說。

首開台灣大河小說先河的鍾肇政，以「內涵」來界定大河小說，他說：

大河小說可分：一、以個人生命史為主，二、以若干世代的家族史為主，三、以一個集團的行動為主等三種類型，內涵則或首重個人精神之發展與時代演變遞嬗的關係，或以集團行動與時代精神之互動為探討之中心。³

除了依照小說人物之間的關係，分為個人、家族和集團三類之外，重點在於強調其與時代的互動，當然「時代」乃是不可或缺的要素。大體而言，以台灣史為主體的大河小說，頗能反映台灣自清治、日治、國民政府遷台以來，人民與統治者之間的互動關係，有著一貫的主題，即是「台灣人對統治者與周遭環境無窮無盡的反抗」。⁴無論如何，大河小說以時代的巨輪當背景，等同於時代還原的小說，非常值得仔細研究。

觀夫台灣小說發展史，大河小說之出現，代表台灣小說進入嶄新境地，也為台灣文學史立下新的里程碑。從六〇年代，鍾肇政(1925-)撰寫《台灣人三部曲》開始，接著有李喬(1934-)《寒夜

3 鍾肇政〈簡談大河小說·祝福時報百萬小說獎〉，《中國時報》，1994年6月13日，39版。

4 參閱楊照〈歷史大河中的悲情——論台灣的「大河小說」〉，見邵玉銘等編《四十年來中國文學》(台北：聯合文學，1995年6月初版)，頁184。

三部曲》、東方白(1938-)《浪淘沙》等，以接力賽方式，分別完成其大河巨著，已然蔚為台灣文學的勝景。國家台灣文學館注意到此一文學現象，特於二〇〇六年秋舉辦「台灣大河小說家作品學術研討會」，對台灣大河小說的發展與表現，進行全面性的探討，書寫台灣文學史極重要的一章。

「台灣大河小說家作品學術研討會」舉辦之時，台灣最新大河小說——邱家洪(1933-)《台灣大風雲》甫出版問世，未克躬逢其盛，於會中列入討論，誠美中不足也。實則《台灣大風雲》堂堂五大冊，約一百八十五萬字，比前述三部大河小說的字數更多，⁵規模更龐大，而且一氣呵成，乃台灣文學一大異數。茲整理近年來以鍾肇政、李喬、東方白、邱家洪等大河小說家作品為對象之論文二十四篇，合為《台灣大河小說家作品論》一書，當別有特色與價值。由於學界對鍾肇政、李喬作品之討論較多，是以本書僅收錄有關者七篇，而一般針對東方白作品之討論者較少，故本書多收錄之，計八篇。至於邱家洪，雖然早年發表過文藝小說，⁶唯俟其《台灣大風雲》出版方引起文壇矚目，且目前學界對於邱家洪作品之評論與研究，尙付之闕如；加以在這追求「輕薄短小」的時代，如此之超級長篇對讀者而言，無疑是極

5 經較精準之統計，《台灣人三部曲》約85萬字，《寒夜三部曲》約95萬字，《浪淘沙》約130萬字，《台灣大風雲》約185萬字。前衛出版社書訊則謂《台灣大風雲》字數超過200萬字。

6 邱家洪，台灣彰化人，1933年生，19歲開始寫作，24歲出版第一本長篇文藝小說《落英》，為當時能以中文寫作的少數台灣籍青年之一。以上見陳恆嘉〈邱家洪是誰？〉，前衛出版社書訊「台灣大風雲特集」。

大挑戰，則透過本書所收錄之《台灣大風雲》論文九篇及其「敘事大要」，讀者或許比較容易了解、掌握該鉅著的諸多小說元素吧！

台灣大河小說因賦予「台灣史為敘述主體」的重要屬性，承繼本土文學論述的傳統，向來被視為「本土認同的重要象徵與符碼」。⁷而自鍾肇政《台灣人三部曲》、李喬《寒夜三部曲》起，直到東方白《浪淘沙》、邱家洪《台灣大風雲》，一路走來，已形成台灣文學的歷史長流，對台灣文學史來說，可謂深具意義。本論文集之出版，一方面是向以上台灣大河小說家的卓越貢獻表示敬意，一方面也邀請更多讀者，放慢生活步伐，靜下心來，走進台灣大河小說家的文學世界，一起建構台灣文學更壯闊、美麗的遠景。

7 參閱王淑雯《大河小說與族群認同——以「台灣人三部曲」、「寒夜三部曲」、「浪淘沙」為焦點的分析》，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（1993年），頁10。

第一輯

鍾肇政

»»

塑造台灣女性勇敢熱情的形象

——鍾肇政三部曲小說中的銀妹與奔妹

一、鍾肇政文學的靈魂

鍾肇政的《濁流三部曲》與《台灣人三部曲》¹均為超過八十萬字的重量級小說，締造了台灣大河小說的開拓紀錄，前者分為「濁流」、「江山萬里」及「流雲」三部，於民國五十年至民國五十二年間寫成，以台灣終戰前後的三、四年為時代背景，自傳性質濃厚；後者分為「沉淪」、「滄溟行」和「插天山之歌」三部，起筆於民國五十三年間，至民國六十四年才全文脫稿，以台灣被日本殖民統治的五十年做背景，成為戰後新生代台灣人認識台灣歷史的啓蒙書，台灣文壇耆老葉石濤對《台灣人三部曲》頗多讚揚：

雖然第三部還帶有一點自傳的味道，不過整體說來，它根據

1《濁流三部曲》於1980年3月、《台灣人三部曲》於1980年10月先後由台北遠景出版公司完整重印。

台灣淪日五十年間歷史的發展，寫來客觀而理性，就其深度而言毫不愧為世界性的作品。²

《濁流三部曲》與《台灣人三部曲》雖是歷史小說，然鍾肇政於小說中呈現了亂世兒女的愛戀與掙扎，使大時代與兒女之情的情節主線交互發展，高潮迭起，提高可讀性，全篇小說取得了平衡的效果，誠屬不易。尤其《台灣人三部曲》第三部「插天山之歌」，就歷史材料的架構而言雖然脆弱，但文學評論家彭瑞金卻認為這裡面的女性寫得最成功。³是以「插天山之歌」也可以視為作者替主角陸志驤所譜的一首酣暢甜美的戀歌，十分引人入勝。而「插天山之歌」的女主角奔妹，以及《濁流三部曲》第三部「流雲」的女主角銀妹，在鍾肇政用心刻劃下，莫不栩栩如生，塑造出勇敢、熱情的可愛形象，此應是作者內心渴慕的台灣女性的代表吧！李喬即指出，她們乃是鍾肇政筆下最使人動心的女性、男主角理想的妻子，而我們也在銀妹和奔妹身上看到鍾肇政文學的靈魂。⁴

二、極具個性的山村女子

鍾肇政使用許多筆墨去描寫銀妹和奔妹，她們都是山村女

2 見〈台灣文學的里程碑——鍾肇政「台灣人三部曲」對談紀錄〉，《台灣文藝》第75期（1982年2月）。

3 同前註。

4 見〈女性的追尋——鍾肇政的女性塑像研究〉，收入《台灣文學造型》（高雄市：派色文化，1992年7月）。

子，乍看外表並不出色，但細細端詳則頗為美麗，而且極具個性，跟尋常的鄉下女子大不相同。

首先看《濁流三部曲》第三部「流雲」的銀妹，她臉頰髒髒的，上身總是穿著寬大的舊軍服，掩住了身體的曲線，下身則為半長不短的黑色台灣褲，還打赤腳，非但其貌不揚，甚且還有些野性與怪誕。然而進一步接觸之後，男主角陸志龍發現，銀妹奇異地豐滿、白皙，可以說比一般公認的三治水美女「完妹」更具魅力，充滿強烈的韻味，有著超越美醜的一種發自個性的魅力。村中許多的年輕人想望著她，她卻不愛搭理。面對異性時，她毫不害臊，當男主角陸志龍看她、睨她時，她不在乎，敢讓視線定定地停在他的臉上，直到他不好意思起來，先把視線移開，這不免令陸志龍大為驚奇。

《台灣人三部曲》第三部「插天山之歌」的奔妹亦復如此，初看似似乎平庸，綁兩條髮辮，有張留下污漬的、泛紅的臉，平坦的胸，以及掩去腰肢曲線的臃腫、寬鬆的衣褲。但當她稍作整理之後，一切都變了，她把兩條髮辮放下來，男主角陸志驤看到，這半野的女孩，那平坦的胸部實則隱藏著豐美的起伏，而且她的臉蛋輪廓分明，眼睛圓亮，她原來是一個動人的女孩！奔妹雖是不折不扣的深山女孩，不過細心觀察，便知她的談吐、氣質與大多數的深山女孩不同。難怪山村的年輕小伙子們，她沒有一個看得上眼。

三、堅強、勤勞、勇敢、熱情的英雌

堅強、勤勞、勇敢、熱情，以及不輸男子的英雌氣概，也都

是鍾肇政筆下銀妹與奔妹的共同特色。

「流雲」的銀妹做事很在行，平時除家務、田事外，還要放牛，白天差不多沒有片刻的空閒，晚上更要備妥一大擔青菜，以便在天明時趕到街路去賣，好貼補家用。「插天山之歌」的奔妹也不遑多讓，她幹活勤快，可說是九曲坑最好的女孩；她經常由早忙到晚，看來卻好像永不疲倦，也從不埋怨，當她身懷六甲，已挺著大肚子了，仍然堅持下田一起工作。銀妹和奔妹確是具備了傳統客家女性吃苦耐勞的特性。

銀妹和奔妹都很強悍，能做任何一個男子所做的事，並且遠遠強過書中的男主角。「流雲」的陸志龍就坦承自己卑鄙、懦弱、膽小，銀妹則比他所想的更偉大、更勇敢。至於「插天山之歌」的奔妹，不但救起差一點跌落崖下的陸志驤，還冒險陪他逃亡，赤著腳翻山越嶺，走了許多滿地荊棘的山林小路，保護陸志驤脫離險境。由於陸志驤是書生，肩不能挑，所以他甚至想像著奔妹生產後的情狀：大男人的他留在家裡抱孩子，而堅強的奔妹卻挑起一個大擔子，在山路上趕忙行走。這種女強男弱的對比，的確饒富趣味。

她們有著不輸男子的英雌氣概，私下卻也熱情洋溢。像放牛的銀妹，發現在樹下看書的陸志龍迷迷糊糊地睡著了，她會頑皮地拿著手裏的繩子去撩陸志龍的額角，把他鬧醒；奔妹則熱情地由老家走幾個小時的山路，攜帶事先處理好了的閩雞，來到躲藏在偏遠山區的陸志驤住處，充分表達內心的愛意。儘管女強男弱，鍾肇政筆下的銀妹和奔妹仍是溫柔、體貼、感性的。《濁流三部曲》第三部「流雲」裡，陸志龍與銀妹於深夜訂情的一幕，

最能展現銀妹柔情似水的一面。陸志龍送蕃薯板到溪邊給銀妹吃了之後，離開時，陸志龍一不小心，木屐竟踩進田中，他後來站在水流裡，銀妹就迅速蹲下來替他洗濯那隻泥腳，她手掌上的暖意清晰地印在他腳上的皮膚，這沒法形容的神妙感覺終於令陸志龍整個失去了自己，把家世、學歷等條件遠比銀妹好的小學同窗「徐秋香」、好友林盛光的堂妹「完妹」全都摒除在外。《台灣人三部曲》第三部「插天山之歌」的奔妹，看到陸志驤雙手因劈柴而起了水泡，她立即摘取幾片樹葉塞進嘴裡嚼碎，再把嚼碎的葉子吐在指尖，敷在陸志驤起水泡的手上，輕輕地揉，這樣的溫柔毫無疑問立即攫獲了陸志驤的心。又，鄰居阿萬仔的女兒阿蘭因為延誤送醫而病死了，奔妹為之傷心不已，陸志驤被她的深情所感動，於是應允奔妹，願為小阿蘭樹立墓碑。這時，陸志驤很自然地就把未婚妻月雯給拋諸腦後了。

透過種種細節的安排與描寫，銀妹與奔妹既強悍又溫柔、既勇敢又熱情的形象自是栩栩如生矣。

四、不向命運低頭的反抗意志與魄力

鍾肇政在塑造銀妹與奔妹的形象時，特別強化她們與眾不同的特色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比如說，銀妹天不怕，地不怕，不把男人放在眼裡。傳聞中，她常於深夜到屋前不遠處的溪裡沐浴，尤其增添不尋常的神秘感。而「插天山之歌」的奔妹更加特別，她每次打好柴或做完工，就在山中瘋了一般地練習喊口號，原來她是青年團八角寮中